

搭载“环境式”“沉浸式”
能否为传统文化破圈蹀出新路？

► 10版 · 文艺百家

电影人如何书写
“给电影的情书”？

► 11版 · 影视

龙舟竞渡又端阳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有多少记载

► 12版 · 艺术

■ 聚焦第28届上海电视节

重大主题电视剧引领剧集创作高质量繁荣

——写在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即将揭晓之际

张斌

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即将揭晓。无论花落谁家,这都是极为特殊的一届。一方面,由于疫情原因,去年上海电视节未能如期举行;另一方面,本届电视节涵盖了中国电视剧两年的创作成果,共计167部国产剧报名参与角逐“白玉兰”,报名数量翻倍也显示竞争将空前激烈。这既展现了这两年来中国电视剧人在困难面前坚持艺术创作的信心勇气,也展现了中国剧集创作在重大主题电视剧引领下于逆水行舟中强势突破,初步形成高质量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主导性与多样性:
题材类型的边界
扩容与融合创新

在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人世间》《功勋》等22部电视剧将角逐“最佳中国电视剧”。这一串长长的剧集名字,犹如星丛一般在观众心中闪耀,其豆瓣评分基本维持在八分左右,表征了近两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优异成绩,尤其鲜明地表现在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题材领域的边界扩展与类型创新的齐头并进上。

重大主题创作实现了电视剧创作观念从关注题材到重视主题的转换,构成了中国电视剧创作思维范式的转型,解放了电视剧工作者的创作视野,其题材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展,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社会覆盖面。《大决战》《香山叶正红》《人世间》《人生之路》《风吹半夏》《麓山之歌》《高山清渠》《县委大院》《幸福到万家》《警察荣誉》《大山的女儿》《我在他乡挺好的》等作品,从不同角度生动讲述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功勋》《理想照耀中国》《我们这十年》《百炼成钢》等则形成一种以主题为核心的多时段跨越多艺术表达的剧集新样态。以主题牵引题材,则题材无处不在,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彻底摆脱了题材的束缚,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回应历史的深度、碰触现实的锐度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为新主流电视剧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大主题电视剧在扩展题材的同时,其类型融合创新也不断涌现。如悬疑谍战剧《对手》《叛逆者》;扫黑反腐剧《突围》《狂飙》《扫黑风暴》;职业剧《警察荣誉》《理想之城》《超越》《底线》。还有如《大考》《埃博拉前线》这样对当下生活进行快速艺术反映的作品,形成了题材和类型的双向丰富。

除此之外,古装历史剧重回荧屏,在类型上多元复合发展,成为收视热点。历史正剧《天下长河》、女性励志轻喜剧《梦华录》、武侠玄幻剧《雪中悍刀行》、谍战剧《风起陇西》、刑侦悬疑剧《唐朝诡事录》《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形成多种艺术面貌,丰富了古装历史剧的趣味性与观赏性。



▼《漫长的季节》接续《狂飙》开启更高热度的现象表明,高质量已经成为剧集创作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追求

另外,《三体》打开中国科幻剧的“元宇宙”,《开端》尝试叙事上的“无限流”,《平原上的摩西》创造悬疑剧的“非典型”,都体现出了近两年我国剧集创作在内容和类型上的深入开掘,形成主导性中的多样化发展,初步形成多维内容与观众口碑高度匹配的供需生态,凸显“大体量”与“小而美”一体两面的内容创作逻辑,由此也给观众带来异彩缤纷的中国故事。

生活化与明亮感:
剧集创作的温暖
现实主义追求

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率先躬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和以人为中心”的艺术观,向生活要故事,塑造人民英雄群像,将“中国故事”书写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神,形成温暖现实主义的明亮底色。

《人世间》《风吹半夏》《人生之路》《乔家的儿女》等剧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铺展为时间轴,以普通工农家庭 and 个体所历经的世事变迁为切入口,以一幅幅全鲜活活的命运图景描绘了国家发展的人民基础和时代力量,深刻阐明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家庭观、事业观和政治观,于微观细腻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社会变革的宏大语境与温情明亮的精神向度,温暖观众的心灵的同时也激发了向前向上的价值追求。《功勋》《理想照耀中国》《高山清渠》《大山的女儿》等剧通过英雄与凡人、日常与传奇、现实时空和故事世界等层面的辩证书写,探索了英雄剧创作实现目的性(塑造英雄人物,传播主流价值)与合规律性(符合艺术规律和观众期待)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让英雄浸润到观众的心中。《我们这十年》《警察荣誉》《理想之城》《幸福到万家》《县委大院》等剧,聚焦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和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新生活,通过对基层民警、城市打工者、乡村文明建设者、基层官员等多种职业群体的描绘,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老百姓生活的五味杂陈和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

即使是类型化程度强烈的剧集作品,如《狂飙》《扫黑风暴》《叛逆者》《对手》《三体》《开端》等剧,也在厚植故事的生活基础上进行类型化构思,避免了作品以类型掏空故事的悬浮式创作。《狂飙》融合了刑侦涉案剧、官场和悬疑推理



▲ 近两年重大主题创作题材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展,《人世间》即为其中的代表

◀ 女性励志轻喜剧《梦华录》丰富了古装历史剧的趣味性与观赏性

剧多种元素,通过改编真实案件以加强作品的现实感与真实性,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的喜爱与追捧,而张颂文诠释的高启强这一角色,将“菜市场鱼贩子”到“黑老大”的转变过程和心态逻辑刻画得淋漓尽致,并在与张译饰演的警察安欣的复杂关系中得到更加立体的呈现,塑造了此类剧集中极具讨论度的反面角色形象。《扫黑风暴》《叛逆者》《对手》则将敌我关系和角色身份的复杂性相互交织,构造出在极端环境中人的信仰的坚定性,保证了人物性格特质的规定性、性格表象的丰富性和情致的始终如一性的三重统一。《开端》在形式上是很极端的一种超现实的叙事方式,但故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的生活困境。哪怕是像科幻剧《三体》这样的作品,也希望通过缔造一个可信的情境来“做戏”,从而能使角色更真实、情感更饱满,让“幻”始终与“真”相伴而行,呈现出一种试图探索中国式科幻剧美学特质的愿望。

上下结合:
探寻有中国特色的
剧集创作道路

相较于以往“靠天吃饭”的电视剧创作模式,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在主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剧集生产路径,即生产模式上的上下结合,以及创作理念上的“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

所谓“主题创作”,即“主动出题,组织创作”。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层面对剧集创作的重视、布局、指导与介入,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优势。一方面,是主动出题。电视剧主管部门根据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布局,以及重要历史时间节点(2018年以来,先后有改革开

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冬奥会等),主导推动了一批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与展映,如党的二十大前后播出的《超越》《功勋》《大考》《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等。其次是组织创作。即在主管部门的号召与建议下,集聚优质主创团队,整合国有企业、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互联网公司等多方资源,把宏大主题分解成小主题,寻找合适的切入口,再去找相贴合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从选题、创作到拍摄的有效循环。通过有效政策供给,全链条创作指导、全周期服务,避免了市场机制在主旋律创作时的偏误和失灵,引导创作资源有效配置,形成了高效高质量的生产模式。本届白玉兰奖最佳导演、编剧、男女主角、配角等重要奖项的提名人选,绝大部分都是颇具实力的知名创作者或中青年艺术家,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主动出题,组织创作”完成了上级层面的力量导入,实现了“找准选题”的目的,那么,主创团队对生活真实的深刻认知和把握,以及艺术创作上的精益求精,才能最终实现“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目标。这和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深入基层、提前调研、在生活中发现故事和人物有着重要关系。《大考》的主创团队先后走访了10多所高中、10多所大学,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和素材,获得了主要人物原型的生动素材。同样,《县委大院》导演挂职某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与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并在大办公室工作了5个多月。“下生活”为构造具有生活温度和逻辑的故事情节,塑造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另外,“制作精良”也是电视剧艺术精品必要条件。《人世间》实景搭建了“光字片”居民区,为年代剧提供了典型时代环境;《功勋》中《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中的战争戏全部都是真实爆炸,真实复原了夺回346.6高地战役的惨烈情景;《开端》以公交车作为主要故事场景,而剧组利用2650块LED屏幕搭建出了公交车外的场景,力求最大程度还原故事的物理现实。高质量的制作赋予故事世界高度的真实感,也给予观众丰富的信息体验与沉浸式感受,增强了剧集的艺术感染力。

在重大主题电视剧引领下,近两年国产剧展现出精品力作高频续接高质量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老百姓成为了中国故事的真正主角,剧集创作实现了主流价值、艺术品质、市场流量的统一,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喜爱,彰显了新时代剧集创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和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实践成果。而《漫长的季节》接续《狂飙》开启更高热度的现象也表明,高质量已经成为剧集创作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追求。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看·台

《契诃夫的餐桌》干嘛真吃真喝？

李龙吟

话剧《契诃夫的餐桌》日前在北京上演,首轮演出了三场,好评如潮。二轮进行加演,刚开票即售罄。该戏最大的特点也是它被谈论的焦点就是在舞台上真吃真喝。

《契诃夫的餐桌》故事分三场。第一场,表现当年俄罗斯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海鸥》,剧作家契诃夫和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边吃西餐边争论应该如何演戏。舞台上——桌真的正宗高级西餐、洋酒。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真吃,后来上场的演员也跟着大吃大喝,那叫一个香。第二场,表现的是前几年中国某剧团因演出《海鸥》不卖座,制作人和导演、演员吃饭商量下要怎么办。西餐撤了,上来一个热气腾腾的铜火锅。现切的鲜嫩涮肉片,小料、配菜齐全,制作人、导演、演员一起开涮,喝的是中国白酒,把观众都给吃饿了。第三场,是第一场的几年后,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喝着咖啡讨论已经火遍世界的《海鸥》之种种他们都不能理解的现象。场景又回到莫斯科,涮羊肉撤了,取而代之的是俄式甜酒,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舞台上的人物真吃真喝,谈论的则

是戏剧表演问题。

契诃夫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表演不真实,他认为他写人物全在细节里,如果演员表演不真实就完了。斯坦尼认为艺术有艺术的真实,不能把生活真实搬到舞台上。斯坦尼是最讲究体验的,但演员也要用表演技巧来完成角色。斯坦尼的学生梅耶荷德则表示,表演的真实在于调整演员的状态。他让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猛跑,然后突然停下,马上说台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确实不是演出来的,因为演员真喘不上来气了。中国制作人认为,他们的《海鸥》演出观众不爱看,是因为演员的表演不真实。中国导演强调:“我要创新!”制作人则强调:“我要票房!”双方边吃边聊,真吃真聊,演得倒是真真,没有表演痕迹。最后,世界各剧院纷纷上演《海鸥》,盛况空前。但是关于它受欢迎的原因却众说纷纷。“中国让三姊妹等待戈多”,这种说法让契诃夫和斯坦尼都彻底懵了。

真吃真喝就是好戏吗?这是编导航程提给观众的问题。不是有人说中国演员演戏不真实所以不好看吗?这回,让演员在舞台上真吃真喝,你们爱

看吗?

观众果然爱看。这很戏剧。

在表演上,是体验派还是表现派,几十年来吵来吵去,中国把丰富多样的世界表演领域,划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斯坦尼代表的体验派,一派是中国传统戏曲表现派,还有一个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有人认为那是在学习中国戏曲基础上的“间离派”。1962年,黄佐临先生在即兴发言中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的风格比较后,那么即兴一说,就成了金科玉律的“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其实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的“三大表演体系”一说。黄佐临先生只是借用京剧的比喻来介绍他国戏剧风格样式,并未在任何文字里表示就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或流派)”。所以,全世界搞表演的人,没人知道三大表演体系是这么分的。

《契诃夫的餐桌》在真吃真喝中讨论舞台上表演的真假问题,确有代入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就是模仿。”一开始,戏剧之所以有人看,就是因为模仿得像,模仿得越像,越能显示模仿人的表演天赋,看的人喜欢,戏剧

就此产生。什么叫像?究其本质就是真实。后来戏剧表演发展为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要有美的欣赏价值,这就上升到了艺术美的层面。而艺术美如果脱离了真实,则丢失了美的基础。如何在美中看到真,就需要表演者演出人物的内心。美而有魂,方是艺术。魂是什么,它就是人物的内心。让观众看出人物的内心,才能产生共情。这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表演会虚假呢?学过表演的人都知道要分析人物,分析人物的内心,分析人物关系,也都掌握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怎么还会在舞台上虚假的表演呢?《契诃夫的餐桌》中给出了答案:“其实,这部戏想说的是,真诚是我们在戏剧场里相遇唯一的理由。”

真诚,和真实不一样。真实是表面看到的现象,真诚是人物内心的感受。我想,这可能说出了当前中国戏剧遇到的最大问题——缺乏真诚。没有真诚,哪来真实?

演员表演不真实,是因为演员对剧本人物分析不透彻,还是导演把握人物不准确?都有可能。我看了许多戏,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剧本写的人物不真

诚。剧本中的人物不真诚,导演就无法让演员真诚,演员也无法真诚,没有真诚,自然无法真实。文学是人学,演戏其实就是演人。如果戏剧人物经不住思维逻辑分析,演员是无法做到表演的真实的,导演也无法把握一个不正常的人的行为动作。

我们目前太多的戏,原创的戏,强调正确,强调正义,强调背景真实,正能量,这没错,但对细节却往往忽略。细节的不真实,破坏了人物的真实性,人物不按人物的逻辑行动,人物不真实,别的再真实也站不住,那不是戏,那是史。而了解历史,应该去档案馆,而不是进剧场。我这几年看戏能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哪一句词是不由衷的,这样的表演,怎么可能真实?

当然,有了好剧本,演出也可能不受观众喜爱,那就是导演和演员或其它方面的问题了。现在,一些剧团独辟蹊径,绕过现实题材,忽略时间、地点,但人物的逻辑细节的表现非常真实,真实到逼人,这样反而在艺术上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度,在细节上有更真实细腻的表演。这样的戏,观众就爱看。

回到《契诃夫的餐桌》,剧中扮演契

诃夫和斯坦尼的演员基本不像那两个人物,但因为他们真吃真喝,讨论的问题也是观众听得懂的问题,是喜欢戏剧的观众很关心的问题,观众就认可这两个并不像历史人物的人物。第二场戏里,中国演员在舞台上敞开吃喝,讨论的问题差不多是现在的观众都关心的问题,他们吵得很真诚,差不多都是现在的制作人、导演、演员在现实创作中会遇到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他们不用演,把真话嚷出来,观众就看得过瘾。

观众进剧场,是来欣赏艺术的。戏剧人应该在戏剧这门艺术上多下功夫,让观众得到艺术的享受。在舞台上真吃真喝,当然也能让观众享受。原因是真实,是真诚。那么,是不是以后的戏都应该这样真吃真喝?那肯定不是,《契诃夫的餐桌》也一定不是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舞台还是要有假定性,离开了假定性,戏剧就失去了多样性。但说教、不由衷和不真诚应该远离戏剧。因为,这样的“艺术”往往脱离人物。脱离了人物,演员在舞台上就无法真实。

那还不如真吃真喝。

(作者为北京戏剧家协会名誉副主席)